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第三十七回 連春元論文擇婿 孫蘭姬愛俊招郎

愚夫擇配論田莊，計量牛羊合粉倉。那怕暗聾兼跛跛，只圖首飾與衣裳。 豪傑定人惟骨相，英雄論世只文章。誰知倚市風塵女，尚識儔中拔俊郎。

人家的子弟，固是有上智下愚的品格，畢竟由於性習的甚多。若教他身子親近的都是些好人，眼耳聞見的都是些好話，即是那火炮一樣，你沒有人去點他的藥線，他那一肚子的火藥也畢竟響不出來。即如那新城縣裡有一個大家，他上世的時候，凡是生下兒女，僱了奶子看養。那人家深宅大院，如海一般，那奶母抱著娃娃，怎得出到外面？及至娃娃長到五六歲的時候，就送到家塾裡邊，早晚俱由家中便門出入，直到考童生的時候，方才出到街頭，乍然見了驢馬牛羊，還不認得是甚麼物件，這樣的教法，怎得不把那舉人進士科不四五個與他中去？且是出來的子弟，那市井聾浮的習氣一些也不曾染在身上，所以又都忠厚善良，全不見有甚麼貴介凌岸態度。後來人家富貴的久了，大地的淳龐之氣都也不肯斂藏，做父兄的便也沒有這等的嚴教，那做子弟的也便不肯遵你這般拘束。如今雖然也還不曾斷了書香，只是不象先年這樣蟬聯甲第。到了那大司馬手裡，一個十一二歲的兒子說他是該襲錦衣的人，便與他做了一頂小暖轎，選了八個小轎夫，做了一把小黃傘，終日叫他抬了街上行走，出拜府縣。你道這樣童子心腸，當如此的世故，教他葆攝初心，還要照依他家上世人品，能與不能？

這狄希陳讀書的本事不會，除了這一件，其餘的心性就如生猿野鹿一般。先時跟了那汪為露這等一個無賴的先生，又看了許多「青出於藍」的同類，除了母親有些家教，那父親又甚溺愛不明，已是不成了個赤子。幸得另換了這程樂宇，一來程樂宇的為人不同那汪為露的沒天理，還有些教法；二件也當不起那狄賓梁夫婦的管待，不得不盡力的教他。把那「鐵杵磨針」，《四書》上面也就認得了許多字。出一個「雨過山增翠」，他也能對「風來水作花」；出一個「子見南子，子路不悅」的題，他也能破「聖人慕少艾，賢者戒之在色焉」；看了人家的柬帖樣子，也能照了式與他父親寫拜帖，寫請啟。只是有些悖晦處：人家送窗禽四翼的，他看了人家的禮帖，說窗禽不是雞，定問那送禮的來人要甚麼禽鳥，定說四翼不是兩隻，決是二隻。如這等事不止一件。

狄賓梁見兒子長了學問，極其歡喜；他母親又說虧了他擇師教子，所以得到這一步的工夫。提學道行文歲考，各州縣出了告示考試童生。狄賓梁也要叫兒子出去觀場。程英才道：「他還心地不明，不成文理，出考不得。遇著那忠厚的縣官還好，若是遇著個風力的官府把卷子貼將出來，提那先生究責，不當要處。」狄賓梁說：「他薛家的舅子，相家的表弟，比他都小兩歲，俱已出考，偏他躲在家裡，豈不羞人？沒奈何，只得叫他出來走走。」程樂宇道：「且再商量。」與狄賓梁別了。

薛如卞與相於廷說道：「我們同學讀書，我們都出去考，只留他在家，委實體面也不好看。脫不了府縣雖然編號，是任人坐的，我們兩個每人管他一篇，也到不得貼出提先生的田地。我們再與先生商議，看是如何。」稟知了程樂宇，程樂宇道：「這卻甚好，只是你兩個這一番出考，我們都要指望你進學，你却不可為了別人耽誤了自己的正事。」薛如卞道：「這等長天，難道三篇怕也做不完的？每人替他做一篇，不為難事。」程樂宇准了他，投卷聽候縣裡考試。

薛如卞入籍不久，童生中要攻他冒籍，勢甚洶洶。程樂宇的妻兄連舉人，叫是連才，常到程樂宇書房，看得薛如卞清秀聰明，甚有愛敬之意，家中有一個小他兩歲的女兒，久要許他為婦，也只恐他家去，所以不曾開口，只背後與程樂宇說了幾遭。這連春元的兒子連城璧，是縣學廩生，程樂宇這幾個徒弟托他出保；連城璧見薛如卞有人攻他冒籍，雖不好當面拒絕了姑夫，回家與他父親連才商議。連春元想道：「這保他不妨。他已經入籍當差，赤歷上有他父親綱糧實戶的名字，怕人怎的！就與宗師講明，也是不怕！我原要把你妹子許他，惟恐他家去，他若進學在此，這便回去不成，可以招他為婿，倒也是個門楣。不然，爽快許過了親，可以出頭照管。」叫人去請了程樂宇來家商議此事，程樂宇甚是贊成，連春元的夫人要自己看過方好。

程樂宇道：「這事不難，我叫他送結狀來與內姪，嫂嫂你相看就是了。」程樂宇回到書房叫薛如卞，說道：「外邊攻冒籍的甚緊，連趙完又有不肯出保的意思，我再三央他，你可將這結狀送到他家。」薛如卞拿了結狀走到連家，門上人通報了，說叫請他到後面書房裡去。進入中門，連春元的夫婦他也不曾迴避，薛如卞作了揖。連夫人故意問說：「這是誰家的學生？」連春元道：「是薛家的，見從程姑夫唸書，如今要出考哩。」叫他坐了吃茶。伸出兩隻雪白的長長尖手，聲音圓滿，相貌端方，齒白唇紅，發才及額；紫花布大袖道袍，紅鞋淨襪。連趙完出來相見，他留了結狀。連春元自進書房，取了一柄詩扇，一匣香墨，送他出來。他作揖稱謝，甚有矩度。連夫人亦甚喜歡，就托了程樂宇作伐。薛教授喜不自勝，擇日下定，不必煩講。薛如卞有了這等茁實的保結，那些千百年取不中的老童，也便不敢攻訐。

縣官點完名進去，四個人人都坐成了一處。出下題來：一個《論語》題是「從者見之」，一個《孟子》題是「相泣於中庭，而良人未之知也，施施從外來」，薛如卞先與狄希陳做了頭篇，相於廷也先與狄希陳做了二篇，方才做自己的文字。薛如兼才得十二歲，他也不管長不管短，拿了一管筆颯颯的寫起。不一頓飯時，起完了草稿，就要謄真。薛如卞說：「這天色甚早，你不要忙，待我與你看看，再謄不遲。」他那裡肯等，霎時間，上完了真。剛好巳牌時候，頭一個遞上捲去。縣官看了這等一個俊俊的光頭，揭開卷子，滿滿的一卷子字，又是頭一個交卷，求那縣官面試。縣官把他的卷子齊頭看了一遍，笑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回說：「十二歲了。」縣官笑說：「你這文章還早哩！回去用心讀書，到十四歲出來考，我取你。」這薛如兼只是胡纏，縣官說：「我出一對考你罷：『大器貴在晚成。』」他對「長才屈於短馭。」縣官笑道：「你對還取得，取了罷！你去舊位上坐在那邊等，再有幾人交卷，放你出去。」

等了一會，狄希陳也抄完了卷子，送上去面試。雖也不是幼童，卻也還是個標緻披髮。《論語》破題道：「從者為之將命，鑒其誠而已。」《孟子》破題：「齊婦醜其夫，而齊人不自醜焉。」縣官把那第二個破題圈了，以下的文字單點到底，卷面上寫了個「可」字。又等了二三十個交卷的，狄希陳與薛如兼都頭一牌放了出去，都是縣官面試取中，歡喜的跳了回家。

薛如卞等了相於廷一齊完了，上去交卷。兩個都方一十四歲，新才留髮，清清秀秀的一對學生，跪了求縣官面試。縣官把那兩通卷子都齊頭看了，都圈點了許多，都在卷面上發了個大圈，問說：「兩個都幾歲了？」回說：「都是十四歲了。」又問：「先生是誰？」回說：「是程英才。」問說：「你兩個是同窗麼？」回說：「是。」縣官說：「回家快去讀書，這一次是要進的了。」兩個謝了縣官，領了照出的牌，開門放出。各家父兄接著，都說蒙縣官面試取中。天還甚早，程樂宇叫他吃了飯，寫出那考的文章，都比那窗下的更加鮮豔；程樂宇把去與連春元父子看，甚是稱賞。

大家估那兩人的文字，程樂宇與連趙完說：「薛如卞在十名裡，相於廷在十名外。」連春元說：「這兩個都在十名裡。相於廷在前，薛女婿在後。」程樂宇又把狄希陳的文字也叫他謄了出來，把與連春元看，連春元說：「這卷子也取的不遠。據頭一篇只是必取，若第二篇只怕還不出二十名去。」程樂宇笑道：「頭一篇是薛女婿做的，第二篇是相學生做的。」

過了十數日，縣裡發出案來，共取了二百一十二名。相於廷第四，薛如卞第九，都在覆試之數；狄希陳第二十一名，薛如兼第一百九十名。四個全全取出，各家俱甚喜歡。

連春元誇他認得文章，見了程樂宇，說：「薛如卞合相於廷必然高進。」連夫人取笑說道：「薛家女婿進了，只是少了姑夫的一分謝禮，難道好受姪女女婿的麼？」連春元道：「女婿進了學，咱還該另一分禮謝他姑夫哩。」程樂宇道：「豈止這個？那做媒的禮沒的好不送麼？」

不兩日，縣裡造了冊，要送府學考。因四個都尚年幼無知，乍到府城，放心不下，還央程先生押了他們同去，米麵吃食等物都是狄員外辦的。濟南府東門裡鵲橋橋東，有連春元親戚的房子，問他借了做下處。一行師徒五人，又狄周、薛三槐、相家的小廝隨

童、連家撥了家人畢進跟隨薛如卞、廚子尤聰，共是十人。清早都在狄家吃了早飯，各家的父兄並連春元父子都到狄家看著送他們起身。狄希陳問他娘要銀子，好到府裡買什麼，他娘給了他四兩銀子；他嫌少，使性子，又問他爹要，他爹又給了他六兩；叫他買書紙筆墨，別要分外胡使。

明水到府不足百里，早發晚到。次日，禮房投了文，聽候考試的日期尚早，程先生要拘住他們在下處讀書。這班後生，外州下縣的人，又生在鄉村之內，乍到了省城，就如上在天上的一般，怎拘束得住？先生道：「我就管住你的身子，你那心已外馳，也是不中用的，憑你外邊走走，暢暢文機。只是不可生事，往別處胡走。」

這四個人得了這道敕書，「海闊從魚躍，天空任鳥飛」，從鵲華橋發腳，由黑虎廟到了貢院裡邊，畢進指點著前後看了一遍。又到了府學裡邊看了鐵牛山，從守道門前四牌坊到了布政司裡面，由布政司大街各家書鋪裡看過書；去出西門，到跑突泉上頑耍了一大會，方才回步。

狄希陳走在跑突泉西邊一所花園前，扯開褲小解。誰知那亭子欄杆前站著一個十六七歲的罄頭閨女，生得也甚是齊整，穿的也甚齊楚。見了狄希陳在那裡溺尿，那閨女朝了庭內說道：「娘，你來看！不知誰家的學生朝了我溺尿！」只見裡面走出一個半老女人來說道：「好讀書的小相公！人家這麼大閨女在此，你卻抽出『齷子』來對著溺尿！」唬的狄希陳尿也不曾溺完，夾了半泡，提了褲子就跑，羞的緋紅的臉，趕上薛如卞等說道：「您也不等我一等，剛才差一點兒沒惹下了禍！一個大罄頭閨女在那西邊亭子上，看不曾看見，朝著他溺了一泡尿，惹的他娘怪說不是的。這要被你打幾下了，那裡告了官去！」大家問說：「有多大的閨女？」狄希陳說：「罄起頭了，標緻多著哩！穿的也極齊整。」

畢進道：「這裡誰家有這齊整閨女？待我回去看看。」畢進跑去，不多一會，回來說：「是兩個唱的。」薛如卞說：「唱的也敢嗔人麼？」狄希陳說：「瞎話！誰家有這們唱的！罄著頭，打著驚髻，帶著墜子，是好人家的個閨女！」畢進問說：「狄大哥，你見的是那穿蜜合羅的？」狄希陳說：「就是。」畢進說：「那就是個唱的。」狄希陳說：「咱都回去看看可是唱的不是。」

一班學生都走到跟前，縮住了腳，站著往裡瞧。那個半老女人說道：「那位溺尿的相公照著閨女溺尿罷了，還敢回來看人？都請進來吃茶。」這班學生待要進去，又都怕羞不敢進去，待不進去，卻又捨不的離了他門。你推我讓，正在那裡逡巡，可是那個穿蜜合的小姐卻到跟前，猛可的將狄希陳一手扯，一邊說道：「你對著我溺了尿去，我倒罷了，你又上門來看人！」一邊往家就拉。狄希陳往外就掙，唬的薛如卞、相於廷怪嚷，叫人上前。畢進笑道：「他合狄大哥頑哩，進去歇歇涼走。」拉到屋裡板凳上坐下，端上茶來吃了，又切了個瓜來。有吃一塊的，有做假不吃的。

那個閨女拿著一塊瓜，往狄希陳口裡填，說：「怎麼來上門子怪人溺尿唬著你來麼？原來還沒梳櫛的個相公，就唬他這們一跳。」小伙子頑了一會，方才起身。那個閨女也送出門來，又對狄希陳說：「呢！你極了尿，可再來這裡溺罷，我可可不嗔了。」同來到了江家池上，吃了涼粉、燒餅，進西門回下處來。路上囑付，叫薛如兼休對先生胡說往唱的家去。

程樂宇見了他們，問說：「從何處回來？」回說：「走到了跑突泉上，又往江家池吃涼粉、燒餅。」狄周看得程樂宇說到涼粉燒餅的跟前，有個國國的咽唾沫之情，遂問那主人家借了一個盒子、一個《赤壁賦》大磁碗，自己跑到江家池上下了兩碗涼粉，拾了十個燒餅，悄悄的端到下處，定了四碟小菜，與程樂宇做了晌飯。程樂宇甚喜狄周最可人意。四個學生也吃了午飯，讀了半日書。

次日，又稟了先生，要到千佛寺去。出了南門，拾的燒餅，下處拿的臘肉蒜苔，先到了下院，歇了一會，才到山上，都在塵飛不到上面吃了帶去的餅肉。過了正午，方才下山。又在教場將台上頑了半會，從王府門口回到下處，仍又吃了些米飯，天也漸次晚了。

次早，向先生給了假，要到湖上，叫狄週五葦鋪裡買了一個十五格攢盒，自己帶的酒；叫畢進先去定了一隻船，在學道門首上船，沿湖裡遊玩。到在北極廟台上頑了半日，從新又下了船，在學道前五葦鋪內拾的燒餅、大米水飯、粉皮合菜、黃瓜調麵筋，吃得響飽，要撐到西湖裡去。

只見先有兩隻船，也在那游湖，船上也脫不了都是聽考的童生。船上都有呼的妓者，內中正是那個穿蜜合羅衫的閨女，換了一件翠藍小衫，白紗連裙。那船正與狄希陳的船往來擦過，把狄希陳身上略捏了一把，笑道：「你怎麼不再去我家溺尿哩？」狄希陳羞得不曾做聲。倒是那個閨女對著他那船上的人告訴，大家亂笑。後晌在學道門口下船的時候，恰好又都同在那裡上岸。臨別後，彼此都甚留情。原來從那日狄希陳在他家吃茶回來，心裡著實有個留戀之意。一來怕羞，二來自己偷去，又怕先生查考，心裡真是千般摩擬，萬回輾轉，尋思不出一個好計，想道：「沒有別法，只是夯乾罷了。」

次日，眾人又出去到那雜貨鋪內閒看，他在那人叢裡面轉了一個人背，一溜風跑到那前日溺尿的所在，只見門前一個人牽著一匹馬在那裡等候。狄希陳想道：「苦哉！門口有馬，一定裡邊有人在內，我卻怎好進去？且是許多親戚都在城裡，萬一里面的是個熟人，不好看相。」在那門前走來走去的象轉燈一般。卻好一個賣菜的謳過，有一個小丫頭出來買菜，狄希陳認是那前日撥茶的丫頭。那丫頭看了狄希陳也笑，買了兩把菜進去。

不多一時，只見那個閨女手裡挽著頭髮，頭上勒著絆頭帶子，身上穿著一件小生紗大襟褂子，底下又著一條月白秋羅褲、白花膝褲、高底小小紅鞋，跑將出來，正見狄希陳在那裡張望，用手把狄希陳招呼前去，說道：「你這腔兒疼殺人！」一隻手挽發，一隻手扯著狄希陳到他臥房，說：「牀上坐著，等著我梳頭。」狄希陳說：「你猜我姓甚麼？」那閨女說：「我猜你是狄家的傻孩子！」狄希陳說：「蹺蹺！你怎麼就知道我姓狄？」那閨女說：「我是神仙，你那心裡，我都猜的是的，希罕這姓猜不著！」狄希陳說：「你猜我這心裡待怎麼？」那閨女說：「我猜你待要欺心，又沒那膽，是呀不是？」狄希陳不言語，只是笑。

那閨女說：「你也猜我姓甚麼？」狄希陳想了一想，一看見他房裡貼著一幅畫，上面寫道：「為孫蘭姬寫」；想道：「這孫蘭姬一定就是他。」一說道：「我怎麼猜不著？只是不說。」那閨女道：「你怎麼就不說？我只是叫你說。」

兩個鬥著嘴，那閨女也梳完了頭，盆裡洗了手，使手巾擦了，走到狄希陳跟前，把狄希陳攆到懷裡問道：「你說不說？」狄希陳忙應：「我說！我說！你是孫蘭姬。」那閨女又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狄希陳說：「那畫上不是麼？」

兩個繞圈子，那外邊牽馬的催說：「梳完了頭不曾？等的久了。咱走罷。」那閨女說：「不好！不好！快著！快著！我奶奶，我這孩子待去哩！」關了房門，要合狄希陳上陣。

誰知那閨女雖也不是那衝鋒陷陣的名將，卻也還見過陣。那狄希陳還是一個「齊東的外甥」，沒等披掛上馬，口裡連叫「舅舅」不迭。才一交鋒，敗了陣就跑。那閨女笑道：「哥兒，我且饒你去著，改日你壯壯膽再來。」又親了個嘴，說道：「我的小哥！你可是我替你梳櫛的，你可別忘了我！」

那閨女待要留他吃飯，外邊那牽馬的又催。兩個吃了兩杯寡酒，送出狄希陳行了，他方上了馬，也進城來。狄希陳頭裡走，他騎著馬後面慢跟，卻好都是同路。見著狄希陳進去，知道是他的下處。

狄希陳到了家，他們還沒回來哩。程樂宇問說：「他三個哩？」狄希陳知他三人未回，甚是得計，說道：「到了布政司街上，被人擠散了，再沒找著他們。我在書鋪裡看了會子書，等不見他們，我就來了。」哄過了先生。從此以後，得空就去，也有五六次的光景。

府裡挨次考到繡江縣，外邊商議停當，四人還是連號，薛如卞專管薛如兼，相於廷專管狄希陳。程樂宇說：「你兩個全以自家要緊，不要誤了正事。他兩個不過意思罷了，脫不了到道里，饒不得進，還要提先生，追究出代筆的情節，不是頑處。」

那日濟南府卻在貢院裡考，《論語》題：「文不在茲處。」《孟子》題是：「王欲行王政，則勿毀之矣。」相於廷道：「一個題目做兩篇，畢竟得兩個主意才好。」他說那「文不在茲乎」不是夫子自信，卻是夫子自疑，破題就是：「文值其變，聖人亦自疑

也。」第二個題說不是叫齊王自行王政，是教他輔周天子的王政，留明堂還天子，破道：「王政可輔，王跡正可存也。」他把這兩個偏鋒主意信手拈了兩篇，遞與狄希陳謄錄，他卻慢慢的自己推敲。薛如卞先把自己的文字做完，方才把薛如兼的文字替他刪改了。

狄希陳早早的遞了卷子，頭一牌就出去了。家裡的人都還不曾接著。他看見沒人，正中其計，兔子般竄到孫蘭姬家。適值孫蘭姬正在家裡，流水做飯與他吃了，到了房中，合他做了些事件。說道：「今日考試，明日便要回家。」兩人甚難割捨。聞得繡江縣一案要調省城，倘緣法不斷，府案取得有名，再來進道，這倒有許久的相處，但不知因緣何如。恐怕先生查考，只得辭回下處，說著晚上還使人與他送禮。正是：「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別斷腸人。」回到下處，又將言語支吾過了，都把考的文章寫了出來。

程樂宇看了薛如卞、相於廷的文字，許說還是十名之內。看了狄希陳的，笑說：「這差了書旨，定是不取的了。」又看了薛如兼的說道：「你面試不曾？」他說：「官不在堂上，沒有面試。」程樂宇說：「若是當面交卷，看見是個孩子，倒也可取。可惜了的！」打發都吃了飯，果然家裡的頭口都來迎接。

眾人因在府城住了二十多日，聽說家去，都甚喜歡。惟有狄希陳聽說家去，倒似掉了魂的一般，燈下秤了二兩銀子，把自己的一個舊汗巾包了，放在牀頭，起了個五更，悄悄的拿了銀子，推說往街上出恭，一陣風跑到西門上；剛剛的開了城門，急忙到了那閩女家內。可恨那個閩女傍晚的時節被人接了進城，不在家裡。他垂首喪氣把那汗巾銀子留與了他的母親。要留他吃飯，他急忙不肯住下，又覆翻身跑了回來。走到貢院門口，正撞見孫蘭姬騎了馬，一個人牽了，送他回去。知他才從家裡空來，好生難過。一個大街上，有甚麼事做？只好下了馬，對面站著，扯了手，說了幾句可憐人的話，俱流了幾點傷情的眼淚。孫蘭姬從頭上拔一枝金耳挖與了他，狄希陳方打發孫蘭姬上了馬。

狄希陳更是難為，回到下外，大家方才起來梳洗。狄周已是與他收拾完了行李，只等他不見回來。他說：「撞見郡王們進朝，站著看了一會。只說後邊還有來的，誰想只有那過去的一位，叫我空等了這們一日。」大家都吃完了飯，備上了頭口，交付那借用的傢伙，賞了那看房子的人三錢銀子。一行人眾，出了東門，望東行走，倒也是：

鞭敲金鐙響，齊唱凱歌回。獨有含情子，回頭淚滿腮。